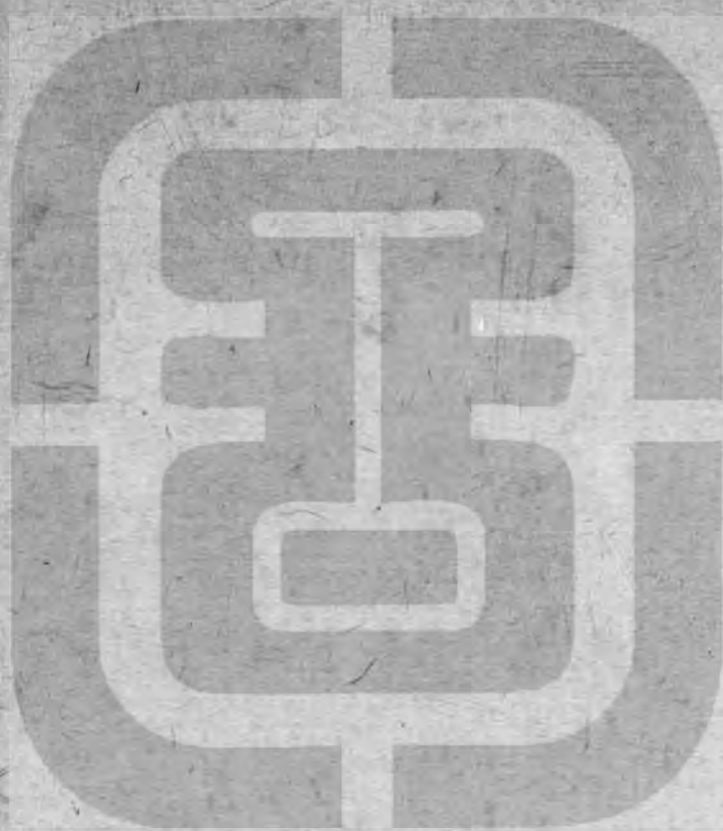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宋紀四十四

起寶慶乙酉定庚寅凡六年

新刊  
宋史  
卷四十四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

御製

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達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合兵不至壬等惧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東鄉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木竇



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  
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  
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  
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  
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  
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  
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  
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  
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

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  
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  
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  
繼言竑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  
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  
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  
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  
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  
未有子息興威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  
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  
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  
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  
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弟天澤時護  
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  
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召自至天澤曰  
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  
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  
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  
都元帥遣突乃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攻驍將

葛鐵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畧無  
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二月許國  
至鎮季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而歸國既  
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  
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  
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  
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  
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  
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  
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廷參制使必免禮及



廷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贈遺勞加原全終不樂度福謁國之幕客立交先幕貌喏慶福亦怒旣而全欲往青州九心國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人喜語家人曰吾拚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二萬人圍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

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士事敗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發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畜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縋城走



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狝入城犒兩軍使歸營  
中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  
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  
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  
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開斬  
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  
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廷下  
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因堂  
稱楊氏而手足顛倒矣 三月葬寧宗于永茂陵  
夏四月丁酉太后以疾罷聽政 許國既死李全牒

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  
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  
此讐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  
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  
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  
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  
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  
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  
進據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  
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



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轉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六月丁未，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盟。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

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擊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九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鄆四州。時所在殘敗，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名士爭赴之。大理評事胡夔呈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



有申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時論濟王事者眾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辯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暨等駭德秀所上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王龍宮咨夔

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犬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以西夏納仇人亦膈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十二月癸亥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



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  
奇節而立令名凡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詆德秀  
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  
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  
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  
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胡夢昱貶  
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  
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  
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黨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

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侍制罷祠李  
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  
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  
不減了翁徜徉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  
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  
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  
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  
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必君爲治  
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



縉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  
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  
與蒙古不通 彭義斌既敗武仙勢益蹙已而潛令  
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  
而入據之史天澤出奔崇城

寶慶二年春正月癸亥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  
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  
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  
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  
矩勸綏引翼士類典起改全州教授卒張栻嘗與講

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  
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  
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  
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  
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監  
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  
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  
闕不必求他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濬乎利欲  
之人言猶易與濬于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  
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



令修民俗爲變卒謚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鵝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爲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燮端粹靜專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毋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中爲大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遂爲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謁之乾道中爲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蒙古橐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史天澤歡後赴真定與笑乃台合攻武仙仙走西山笑乃台怒上真定



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  
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  
之 三月戊寅建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  
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  
魯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浚陳康伯史浩高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八人皆  
圖形其上 李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  
擬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降 守家  
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死守孤城汝  
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  
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千萬勅敵未  
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  
楚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秋七月夏主德旺憂悸  
而卒國人立其弟子覲號德旺曰憲宗 八月衛涇  
卒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  
等爲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  
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爲時所重 徐璠稷  
罷以劉瑋爲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  
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瑋雅意建闢使鎮  
江副都統彭忤延譽忤亦垂涎代瑋扶植亦故以



瑋代晞稷任代瑋知盱眙 冬十一月劉瑋至楚州  
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  
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忬自以資望視瑋更  
淺曰瑋止夏全是遺患盱眙瑋又憚夏全我何能用  
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  
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夏全忻然  
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駭  
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  
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  
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狐  
死兇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眄全諾楊氏  
盛飭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又安  
能自立更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  
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  
飲酣就寢如歸轉讐爲好友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  
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  
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  
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噐甲錢粟悉賊  
有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旣逐瑋暮歸李全營  
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固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爲亂盱



貽將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  
聞之大恐琯自効未幾死

寶慶三年春正月辛酉朝廷以姚狝嘗與李全交驩  
故命狝為淮東制置使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  
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狝至楚城東艤舟以治  
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  
楊氏許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朱熹先謚

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厲治講學緬懷典刑可  
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

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  
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李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  
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自經而使其黨鄭  
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  
未必非福夏五月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  
幣于金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慶福在山

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  
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  
日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



傷慶福福走左右殺慶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狝狝大喜慕容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狝促之狝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狝飲狝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狝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狝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狝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闕京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尉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李全之黨以贍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闚通款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爲不善



怨讐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中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与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友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昏其首并福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詔知盱眙軍彭牝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牝輕僣不爲部侍張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牝乘其醉縛之八月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戍之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遂留揚州



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  
制亦為金所殺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  
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蒙古入京兆

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鄭損棄沔州  
而道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  
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  
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  
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  
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

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世金讐必能我許則下

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數萬之衆千  
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木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  
曰察合及性慎密為衆所畏三曰窩濶台四曰拖雷

鐵木真死拖雷監國 蒙古史天澤在真定繕城壁  
修武備為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寨皆武仙之

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  
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兵薄西和州城知州事

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



氏曰若急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  
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歛而焚  
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李全誘殺  
時青併其衆

紹定元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  
顏台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  
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  
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  
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  
乃蠻羗軍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狼難制陳和

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

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 夏六月壬寅

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

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叅知政事

紹定二年秋八月己未蒙古窩濶台立窩濶台自霍  
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諸王畢會請  
立窩濶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  
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  
諸王奉窩濶台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  
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



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刃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 十二月蒙古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扎刺爲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澗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

紹定三年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剌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二月庚戌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今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



文臣漸進用矣 李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爲兵不限  
南北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  
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  
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  
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楫戰米商至悉併舟  
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  
蔑厚募南匠大治舳艫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  
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蘓州  
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  
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

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  
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  
請建閘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  
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  
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  
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  
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  
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喝而蒙  
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  
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



揚州程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  
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  
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  
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  
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  
入城安衆 夏五月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  
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某  
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趙  
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秋八月武仙旣歸金金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

蒙古與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帥衆來援  
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  
之仙遁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李全造船益  
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爲釘熬囚脂擣油灰列炬  
繼畧格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爲辭  
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  
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  
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方殺賊射陽湖人至有  
悉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  
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淮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



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  
勸帝討全冬十月帝乃以趙善湘爲制置江淮使許  
夔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  
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  
西議和金行省移刺蒲阿紇石列牙吾谷等懼其泄  
事機留之及蒲阿旣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  
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樂還  
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  
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城砦柵六十餘所遂趨  
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蒲阿行省閩  
鄉以備潼關 十二月壬戌李全寇揚州全突至灣  
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  
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石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  
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統與我戰非相  
給邪擲書不受敬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于鎮江范  
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疆勇四軍萬四千  
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  
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  
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  
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旣而曰今惟有徑擣揚



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  
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俟三城機便全  
攻東門蔡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與全隔  
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  
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待汝以  
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  
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  
蔡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  
縣渡江浮海徑至蘓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巨  
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

且儲畜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  
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  
糧援俱絕范蔡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  
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  
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  
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  
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  
戰獲全糧數十艘蔡亦戰敗之 乙丑以鄭清之叅  
知政事喬行簡同簽同樞密院事 詔史彌遠十日  
一赴都堂治事 丁卯立皇后謝氏天台人丞相深



甫之孫也生而顰黑醫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  
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  
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  
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  
一老官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叢以爲  
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  
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醫遂與賈涉女同入宮  
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  
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  
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  
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白益賀之帝暨數日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宋紀四十五

起紹定辛卯盡紹定癸巳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

紹定四年春正月壬寅李全浚園城斬范葵遣諸將  
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  
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  
伏騎破垣間牧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  
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垣賊別隊自東北馳  
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



自已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營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塞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銜番使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

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潭深數尺會又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潭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



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  
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  
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  
善湘季子汝楫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  
范葵進取有方慰籍殷勤故能成功 夏四月蒙古  
圍金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  
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  
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  
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  
赴少紓鳳翔之恐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

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  
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  
奴戍之 丁丑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 金完顏  
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 趙范趙葵復  
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  
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  
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址賊歸赴援舟師又勦  
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北賊始懼王昺趙葵勝金子  
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  
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



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汝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均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從李全妻楊少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昔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己未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徹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

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



時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  
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  
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  
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自我爲  
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  
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  
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  
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其罪其  
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銀  
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原奏

之數笑曰卿何道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  
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丙戌夜

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  
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  
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兼  
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  
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  
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  
氣帝不省 蒙古主圍金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  
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



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城  
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自戰又  
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  
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舟走閩鄉初板子訛  
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攻河中總  
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  
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  
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  
故時人因以別之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四  
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真爲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  
安內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  
不可付以邊閫屢以爲言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著古也 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  
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走險阻以  
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  
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  
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孰矣存亡有  
天命不負吾民可也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  
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僂兵皆會之  
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  
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安得  
水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  
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  
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  
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  
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  
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  
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  
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  
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  
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  
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  
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  
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



續通志卷之四十五  
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心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新作太廟

紹定五年春正月巳丑以孟珙爲京西兵馬幹轄屯棗陽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

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珙又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田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入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 壬辰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定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



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二萬巡河渡起  
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  
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  
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主入鄭  
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有言木虎  
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  
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將遷避之民克軍又召在京  
軍官於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  
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  
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  
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  
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措事陳義辭  
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蒙古兵  
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  
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赴援步  
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  
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  
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墾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  
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



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余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余軍遂潰聲如崩山武僊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地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



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初金聞蒙古入饒風關徒單兀典行省聞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二月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舡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

民運糧實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來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圍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及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其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襄不爲左丞相



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衝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其時以其爲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恣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爲相且括汴京軍民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占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釐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眩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綉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際送之蒙古爲

續通志卷之四十五

文



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蒲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俱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筮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

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浪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王溪所斫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



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  
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  
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  
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狹隘  
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  
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  
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  
爲應約燈起渡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  
其上及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  
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  
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  
焚圍半畝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  
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  
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  
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  
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  
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  
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  
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  
楊君仁出宜祿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



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叅政  
赤盞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  
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况以罷攻爲可賀耶  
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  
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  
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  
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  
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  
不得稱賀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  
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平章政事完顏

白撒惟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  
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  
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  
今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  
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  
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  
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  
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歸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僊等夜燒  
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



執祐等斬之以封僊爲元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丁酉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旣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木魯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旣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自通于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啗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爲克王仍賜姓名完顏用安行東京尚書省事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用安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



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鑾議內外夾擊此時韃靼病死者衆十七頭領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王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思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初二峯之敗金恒山

公武僊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僊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僊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僊至俱進思烈意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師應僊八月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僊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中中牟三日間思烈軍潰即夜乘輜重馳還被劾廢居汴常鞅鞅不樂後爲崔立所殺 閏九月庚戌羣出于角帝避殿減膳徹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



間利便疾苦以聞。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衆入海島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軍。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且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凱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豈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懇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感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捐密又得成余謂花不捐何由成密且京城危年今欲存社稷邪有百姓邪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



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  
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金主  
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冬十月金野  
貽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 蒙古拖雷死拖  
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朮兒哥三忽覲都四忽必烈五  
旭烈六阿里不哥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  
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  
金主以忽斜虎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  
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

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金完顏

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  
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  
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僊而遣杜政出城  
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潢用安遣  
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  
不給來乞糧朝廷賜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  
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 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  
氏崩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  
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僭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



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  
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  
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勢  
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  
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  
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州金主未決乃起院判  
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  
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州亦不  
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  
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  
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  
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則可以  
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  
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  
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  
可親征止可命將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  
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  
出曰汝輩把執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  
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  
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



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  
樞副無知開封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  
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  
李木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  
物賜將士民間輿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  
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  
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  
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  
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汝等  
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  
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  
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  
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  
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  
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  
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嚮應者溫敦昌孫  
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  
欲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  
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聖體不獲鞍馬且不可令蒙  
古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侯



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之軍  
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  
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  
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紹定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緒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  
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  
因留舡二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  
軍不克濟蒙古圍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  
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墜之震  
懼遂次于漚麻罔漚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  
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  
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  
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  
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  
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  
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  
歸德翼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  
遣奉御水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  
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  
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



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荅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



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侑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



對而去事遂得已 蒙古圍金亳州 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懽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懽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

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于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



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曰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宋紀四十六

起紹定癸巳盡端平乙未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三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遺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仁諸妃嬪



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綉女赴青城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金唐鄧行省武僊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倚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僊敗徙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由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金蒲察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



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斛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斛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斛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舡分軍五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斛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直拜左副元帥

叅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斛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餓會蔡息陳穎等州使宜總帥烏古論鑄輸軍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



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六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  
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  
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環甲完出請金主親撫  
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主  
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  
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  
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  
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  
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  
死總帥烏林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  
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  
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  
陳率步卒數百奪橋伸部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  
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  
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  
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  
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尉獻  
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  
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  
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屈



膝當負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初頃南向遂  
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走蔡州時  
久兩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囊爲糧足脛盡  
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  
二導前黃繖擁后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  
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內侍諭以國家涵養汝  
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  
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  
亳州南七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  
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邏拜於  
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  
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  
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字木魯小婁室  
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器材事無巨細率親爲  
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  
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  
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  
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  
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  
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



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  
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  
以月糧不優幾於詈罵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  
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  
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  
將帥之戢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  
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  
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甚可  
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等  
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  
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  
于金主而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遂踈鎬鎬以被譖  
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金武僊愛將劉儀詣  
孟珙降珙問僊虛實儀言僊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  
山以馬蹬沙窩峪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  
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峪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  
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玉子山砦斬金  
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  
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僊之九砦六



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  
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  
徃珙料僊勢窮蹙必上岫山絕頂窺視乃令樊文彬  
駐軍其下已而僊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  
起僊衆失措枕籍岸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  
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議  
言僊謀徃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  
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  
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  
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督兵進攻  
自寅至巳遂破石穴僊走追及于鮎魚砦僊墜見易  
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僊與五六騎奔追  
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  
帥塔察兒使王楫至襄陽約攻蔡城史嵩之先以兵  
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  
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  
兵爲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然兀典簽書樞密院孛  
朮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徃將行金主諭之曰北  
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  
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



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九月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于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斷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



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渡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拔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欲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被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蒿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李水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



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太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徃徃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敗還殺廐馬以橐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 金徐州節度使

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蹇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叅知政事 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



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者老成布於  
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愷王以居  
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  
恩寵終其身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冇旨黜之  
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  
貪婪苟且無恥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滯  
伎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  
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嶮賊凡可賊  
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  
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爲人至曰所不堪者

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史彌遠  
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曾  
從龍宣繪免 帝親政五日即召洪咨夔爲禮部員  
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  
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  
納之翼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  
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  
出中書以致治平之道且劾資政學士袁韶嘗親善  
類詔附史彌遠詔奪韶祿祠又論趙善湘鄭損陳賅



納賄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  
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指皆洛戟 十  
二月庚辰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  
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  
之聲四壘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鞞靴敗鼓皆  
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  
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  
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  
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  
隊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兵鑿西城  
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  
集是日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  
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  
朕所矜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  
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  
志也承麟起受爾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  
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日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  
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  
守門者棄門走門大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帥以  
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已酉金主守緒  
知事急即取寶王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  
死便火我遂自縊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  
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  
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  
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衆攻亭木魯小樓室兀林  
塔胡士總帥元志元師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占論  
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  
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  
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  
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  
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  
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  
主骨及寶王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  
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  
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  
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



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王宗沐曰金之亡也其速於宣宗之南遷矣乎夫元  
 人之攻金也是建筆之勢也遷亦之意不過以潼關  
 為依阻爾然不知自會河川而下居庸則中都反在  
 北而懷孟彰德皆失之矣此其效也自金牛而山出  
 息則潼關之戍必敵而沐又反在北蚕食既近孤城  
 自利適蔡之辱將馬巡乎故徒單鎰曰棄兵積粟固  
 守京師策之上也南都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  
 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固策之次也故  
 從鎰之謀有三利焉遠於敵而不逼得徐爲之謀一  
 也地險而無後顧二也以中都爲敵而通於宋元人  
 進則難取而退有後慮三也亡國固存智不出此而  
 輕棄巢穴以底於亡者將誰尤乎蘇峻之亂晉人欲  
 遷豫章王導曰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  
 俱喪鎰之謀何以異導而金不知用也至其立國之  
 初規制不定百官兵制視遼尤畧故史臣曰鄙遠儉  
 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  
 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  
 切用必至於害民國不亡得乎是又開國君臣不得  
 不任其責也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  
 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  
 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  
 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撚兀典  
 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及  
 蔡州破乃與李木魯中婁室夾谷九住等送款請降  
 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元典爲承  
 相中婁室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墾見火  
 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  
 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白殺 三月己酉以賈



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  
不事操行以廕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  
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  
帝嘗夜憑高壘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  
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  
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之  
露布至詔太常簿朱楊祖詣河南省謁八陵尋遣朱  
傷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夏四月丙戌史嵩之遣使  
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王法物并俘因張天  
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  
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  
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  
到此天綱曰國之存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  
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  
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  
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  
金主爲虜王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  
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  
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  
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



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  
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  
嘉納之 五月丙寅詔賜黃幹李燾李道傳及陳宓  
樓昉徐宣胡夢昱等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  
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僊奔澤州戍兵殺  
之 六月戊寅以曾從龍叅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  
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 大常少卿徐橋嘗侍講開  
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濟王竑復官爵有司檢視墓  
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慈淨法  
空太師紹興府給衣資緡錢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二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  
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  
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  
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徃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  
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  
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  
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  
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  
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  
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成之不可繼



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  
須選將練兵豐財食足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  
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  
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金子才  
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  
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金子才軍至伯淵等以  
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  
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死  
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旣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  
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  
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死秀折  
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  
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  
丞丞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聲  
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墮承天門祭哀宗伯淵  
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  
樹上金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  
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金子才曰我輩始謀據  
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意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  
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



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  
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疆弩  
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  
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  
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度二百餘家登城投降  
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  
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米蒿和麩作餅而食  
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  
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  
誼舍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  
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  
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  
師皆奪氣八月朔日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  
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  
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  
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  
次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  
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  
偏師趙楷劉子孫蔡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  
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削一秩



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  
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  
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王宗沐曰終始誤宋以  
以勢不當和於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間  
始終弊宋而不可忘者讐也然揆之以事當讐於金  
之末世而不當讐於元之初興蓋金殘宋之社稷而  
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  
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育於劉豫則機會可乘  
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讐而和之與不可講也  
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  
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  
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子敏皆  
機線小才為理宗計者量力自守而不失事強以為  
順天之高存者而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置  
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祀祀而猥聽浮  
言怒脅當轍致探虎口挑禍樹敵入洛未幾而朱楊  
南下之師已勞奔命矣柰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  
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閩刻日進師衆  
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溯汴非旬餘不達  
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  
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  
而退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  
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京湖  
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召真  
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  
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



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  
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  
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  
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  
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陳貴誼  
卒 十二月己卯蒙古使王楫來言曰何爲而敗盟  
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端平二年春正月孟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  
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  
北軍丙辰詔以珙爲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直議  
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  
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  
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  
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  
言和賜資甚厚珙至黃增俾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  
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二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  
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辛  
酉以程芾爲蒙古通問使 和林本唐回鶻昆伽可  
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二月城之周圍五



里許 三月乙巳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爾簽書  
樞密院事 夏五月文忠公真德秀卒德秀拜參知  
政事時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  
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立  
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  
震朝廷文士誦其文恕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  
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  
擁出闕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  
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  
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

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  
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  
德秀之力爲多 六月戊寅以鄭清之喬行簡爲左  
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  
院事陳卓簽書院事崔與之自城都乞歸廣州每有  
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  
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應命而散因即家治  
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  
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  
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二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斛及張柔等侵漢口温不花及察漢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秋七月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金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聞而還金亡群縣皆降獨鞏昌總帥汪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

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狗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冬十月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女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關端資其糧械 十二月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



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陸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爲參謀管趙善湘馬光祖爲參議官 曾從龍卒以余嵘同簽書樞密院事 沔州知州事高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闕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他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

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林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利州統制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旣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



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終

三十三 二百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終

